

丁光訓主教談中國基督教近況



ELIZABETH LARSON 訪
林瑞琪譯

本刊蒙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中西部中國文化中心」副主任 Kate Hotchkiss 女士慨贈有關中國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丁光訓主教的訪問稿。丁主教於八八年四月十八日訪問聖保羅市 St. Olaf 學院，並接受一項名譽學位。翌日，丁主教對聖安多尼廣場信義宗會的成員發表演說，談論中國基督教會的前景。我們很高興能為讀者提供丁主教演講的撮要及 Elizabeth Larson 女士的訪問稿。是次訪問於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在信義宗西北神學院舉行。

四月二十日丁主教在聖安多尼廣場信義宗教會的演講大要：

教會是靠神的恩賜存在於中國。一九四九年在中國有基督徒七十萬，現今已增至四百多萬。教徒人數增長的比率高於人口增長率的一倍。在教會遭受迫害的時期，教徒仍保持家庭聚會。目前全國約有五千所登記了的教堂。

一九四九年以來神學氣氛屢次改變。大體而言，基要派是偏向著重傳道德，大家也較能容納多元不同的發展。文化大革命之後，國家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條文得以修訂，再沒有人因宗教問題而遭到歧視。人民政府的宗教事務局，協助落實宗教自由政策，及商討歸還教堂建築物。

丁主教承認過去傳教士對中國教會的貢獻。在目前，丁主教強調中國教會重視發展以中國藝術的方式表現中國基督宗教信仰的思想，及加強對中國教會歷史的認識。丁主教歡迎國際間的友好交流，並表示海外神學教授到南京神學院授課，有助於使中國教會由獨立發展為互助互惠。在中國目前短缺神學教師的情況下，丁主教認為客座講師大派用場，特別是聖經語文方面的講師更受歡迎。

過去九年間，中國教會印刷了三百萬本中文聖經。愛德基金會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愛德印刷所。愛德印刷所主要是印刷聖經及其他教會機構委託的出版物，也承印一些與愛德基金會宗旨相符的印刷品，以為社會服務。愛德印刷所現正印製大量聖經，希望在不久將來能滿足到全體教眾的需要。

問：丁主教，我出席並聆聽了你在聖安多尼廣場信義宗會的演講。未知我可否問一些有關今日中國教會的問題？

答：我樂於回答你的問題。

問：我在一九八二年訪問貴神學院時，知悉你們從每一個省份招收兩名學生。現在你們的收生程序如何呢？神學生自發地投考嗎？抑或是由省區或他們所屬的教會推薦的呢？你們會否因教職員人力及教學設備上的有限而限制學生人數呢？

答：我們現在不硬性規定每個省份的名額。學生都是出於自發的，但他們必須先經所屬教會的推薦。申請入學的人甚多。差不多每年申請入學者，都十倍於我們的招生名額。

問：似乎競爭十分激烈。除了入學試外，你們還有其他考慮因素嗎？

答：我們要求學生寫一點文章，譬如談談對聖經的了解，他們對中國教會及教會的需要的看法；他們對蒙召奉獻終身事奉基督及教會的理解。我們亦參攷牧師的推薦。

目前我們取錄學生的方法並不理想。儘管我們按照剛才所說的這些準則，但我們結果仍招收了一些不適合當教會領袖的學生。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是好的教友。他們在其他方面可能很好，就是不大適合當教會牧者。

問：你所說的是個人倫理問題，抑或是欠缺修讀神學所需的領悟能力呢？

答：可以是各種不同的問題，但並非嚴重至迫使我們要他們硬性退學。我們現在開始招收一年制的學生，希望學生在神學院有一至兩年時間與我們聯繫。我們希望與他們建立牧職關係。我們相信這樣能作出較佳的挑選。

大體而言，我們的牧職輔導工作並不理想，因為教眾太多而牧師太少。結果導致我們的牧師對青年人認識不深，不知道誰應該得到推薦。

問：你們怎樣與有潛質的神學生建立牧職關係？

答：我們打算成立入學辦事處，由二至三人負責。我們會讓全中國的基督徒認識這

個辦事處，要是他們有興趣到神學院來進修，可以寫信給我們，我們會考慮如何使與他們發展更密切的關係。

問：我知道中國近年的變化很大。你可否指出一些對教會產生影響的改變呢？

答：最重要的改變之一是中國現在切願向外面世界開放。在門戶關閉政策之下，基督徒難與海外教會建立關係。舉例說，文革期間，我們不可以與海外教會有任何接觸。但在今日，我們在中國想要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來往，是容易得多了；譬如：可以出訪，也可以接待訪問團。此外，一些如愛德基金會的機構也相繼成立，這是在中國推行社會服務的基金會，可以接受海外機構的贊助。統戰原則的恢復，對教會生活亦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共產黨強調統一戰線，表示它將對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少數份子團體，諸如教會等，採取較友善的態度。統戰部的原則是求同存異、不搞分裂。中國未來的富強是一切人所共同寄望的，因此這是我們統一的基礎。

問：中國是否邁向富強呢？中國人民的寄望是否正在實現呢？

答：中國的生活方式改變了很多。一九四九年以前，很多中國人都十分貧困，四九年以前，很多人要吃樹皮，因為沒有米麵可吃；但今天沒有人需要捱飢抵餓。在舊中國，很多人衣衫襤褸，但現在大家都穿得很整潔像樣。一九四九年以前，很多人赤著足走路，現在每一個人都穿鞋子。過去有百份之八十的人是文盲

，現在不識字的人只佔總人口百份之二十。這些改變對北美洲來說可能並不算了不起，但對中國而言，已是極大的改變。在一個像中國這樣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裡，一切改變都得慢慢進行。

問：中國教會對政府的只生一胎政策，有甚麼看法呢？

答：教會並不反對這項政策，就連中國天主教會也不表示反對。我們認為這是十分人道的措施。我們必須為誕下來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及生活。假如有太多人口，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有人便要吃苦頭。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一胎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我希望這不會維持太久，因為推行這個措施產生了很多弊端及不良影響。舉例說，很多兒童變成了壞孩子，因為他們是家中的獨子，父母寵壞了他們，小學老師也發覺小朋友比從前難教得多了。



問：正如你在演講時談及的，可否闡釋一下中國教會要成為一個統一的教會的目標？

答：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未成為一個統一的教會，誠然，我們明白到目前中國教會是處於後宗派時期。我相信教會本質上是一個的。在實踐方面，如果我們成為一個統一的教會，將有助於提高教會生活的水平。目前，只是由中國基督教協會服務各教會。假如合一了之後，我們可以在信仰、會規、牧職及聖禮上，作出重大的決定。

也有些人反對成立統一的教會，舉例說，「小群教會」是富於基要派色彩的基督徒團體，他們深信地方教會是最理想的教會模式。「小群教會」的人數並不多，但他們的培育十分好，所以影響力很大。

問：丁主教，你在演講中表示，在成立統一的教會這事情上，不可以太衝動。你目前是否已深思熟慮，準備好下一步應做的事情呢？

答：是的。因為兩年前我們做了一些衝動的事。我們有些教會領袖已經八、九十歲老，他們最終希望達成的心願是把所有教會統一起來。他們急於行事，結果使「小群教會」驚慌起來，雖然我們還未曾以中國基督教協會的名義做過任何事情，但已引起強烈的心理抗拒。假如我們再以同樣方法推行教會統一的工作，我們將對可能引起的後果萬分小心。

問：據我所知，在過往對西方帝國主義作出的反應，以及在承認中國教會與西方教



會的關係時，你們十分小心保持你們的教會成為一個中國人的教會。在演講中你提及，你們的策略是在邁向互助互惠的路上發展獨立的教會。你是否認為中國教會過份重視中國文化，以致可能損及基督徒的身份？

答：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強調的重點是區分。但在今日八十年代，我們對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的理解不再是那麼極端。我們願意與世上一切基督徒結合。我們相信上主並不願見到教會是國家化，即是與海外其他教會完全隔離。在啟示錄一書中，若翰給七個教會寫了七封信。每一封信的內容各自不同，因為每一個教會都各自有不同的問題。但每一封信的末段，若翰都加上一句，「

有耳朵的，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換句話說，聖神向某一教會所說的話，也是同時向其他教會說的。我們絕不能捨棄其他教會從聖神處得到的訊息。因此今日我們更加向其他教會開放，而其他教會也準備隨時在我們認為適合的事情上助我們一臂之力。舉例說，我們打算送一位神學生到聖保羅市的信義宗西北神學院攻讀。事成的話，將是我們進一步開放的標記。

問：相信這為我們信義宗西北神學院的學生團體及我們的教會來說，亦是一份禮物。把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推進一步，教會在中國的抗衡文化方面扮演甚麼角色呢？舉例說，在美國，有很多信仰與文化上的衝突。你可以舉出一些在中國的例子嗎？

答：很明顯，我們堅守信仰原則，但絕大部份中國人並非這樣。有些人有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心態，也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國家主義要分兩個層面看。受迫害國家的國家主義是要尋求獨立，確定國家的地位。作為基督徒，我們支持這種思想，這是我們在舊約中讀到的國家主義。但對於侵略性的國家主義，我們並不贊成。整體而言，我們認為今日中國的最大困擾，是對我們的處境和文化缺乏深切的認同。

問：今早你提及你們的學生當中，有百份之三十是女性。你們是否已充份準備接納女牧師，抑或尚有其他緣故會障礙女牧師的按立呢？

答：據我所知，在中國女牧師是得到接納的。我未聽說過有女牧師因她是女性而受到排斥。這是因為在今日中國，一般的思潮主張男女平等，有同樣的機會，同樣的權利。在報刊上時常有文章貶斥丈夫把所有家務都往妻子身上推。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順理成章地女牧師應得到同等的地位。

由於經歷了長時期的父權社會，中國婦女的地位仍未能完全和男性一樣。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有百份之二十的成員是女性。儘管我所在的江蘇省是由一位女士任省長，但她卻是全中國唯一的女省長。一切都需要用時間去改變。但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聖公會早在一九四四年按立了第一位女牧師，但這項行動在一九四八年卻遭全球的聖公會所否定。

問：昨晚你在演講中提及，在上海和北京約有百份之二十五的信眾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教會如何接觸這些青年人呢？你們的傳福音工作如何吸引這些在大城市以外絕少涉足教會的青年呢？

答：由於我們的牧職照顧尚未臻專業化，所以很少特別注意接觸青年人。我們沒有特殊牧職培育課程，或專門輔導婦女、青年或兒童的工作者。我們只是維持一般的牧民工作。我們對這現況並不滿意，但事實正是如此。

男青年會及女青年會在十二個大城市能做出較深入的工作，但我並不清楚他們所終所能發揮引導青年人的作用。男、

女青年會在中國的主要活動多是宗教性的，諸如聖經研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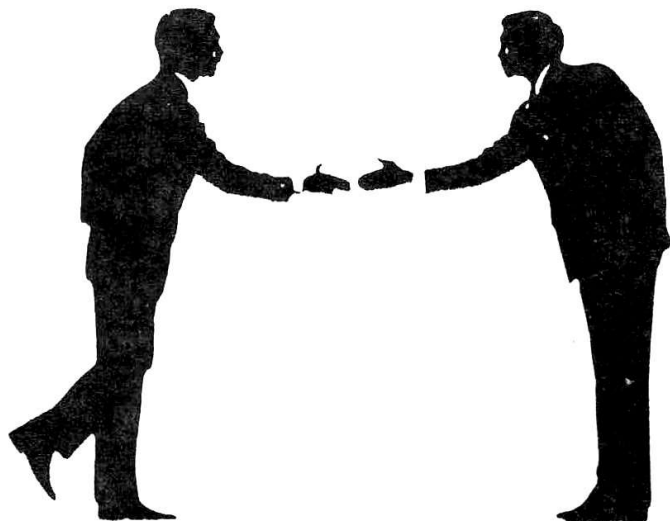
我們對大專學生並沒有特別的牧靈工作。一般來說，學生會自動到教會來參加活動。在大城市裡，教會的青年組織常能吸引到大學生參加。

昨晚參加演講會的，有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的中國學生，他不是基督徒。我猜想他就是那位以中文作書面發問的人士，他的問題是：「為甚麼中國教會不可以在中國的大學校園內把基督徒大學生組織起來。」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一旦這樣做，大學當局絕不會歡迎我們，他們會說教會應與教育分開，教會應在教堂內發展宗教組織，而非在大學內。同樣，這也是時間的問題，也許有一天人們會明白到在大學內成立基督徒組織的好處，但絕對不是在今天。

問：丁主教，最後的問題是，身為在基督內聯合一起的基督徒，我們如何能在祈禱中支持你們呢？你們有特別的祈禱意向嗎？同樣，關於中國教會的經驗，有甚麼是值得美國教會借鏡及學習的呢？

答：正如我在昨晚所說過的，我們有六大方面的難題，需要你們的祈禱支持：（一）教會領導人高齡化；（二）牧職照顧不足；（三）神學院導師短缺；（四）對家庭教會欠缺合適的指引；（五）使宗教自由得以持續及擴展；（六）向合一的教會邁進。

至於說海外教會能從中國教會學到甚麼，實在愧不敢當，我們只是在中國嘗試



處理我們的問題而已。也許，海外教會人士在訪問中國教會時，可以協助我們，為他們自己也為我們，總結一下我們的經驗。我可以說的是，中國基督徒透過自己的經驗，對基督的復活有更好的了解。我們亦經驗到上主在我們的軟弱當中顯出的大能，我們亦學到更多有關修好的重要性。

訪：謝謝丁主教回答了我的問題。

丁：不用客氣。

訪：丁主教，中西部中國文化中心的成員及其他人士在收到這份訪問稿時，都會為樂於從今天的訪問中，去了解更多有關中國教會的現況。我向你保證我們定必繼續這一學習途徑，並不斷為中國教會祈禱。再一次多謝你接受訪問。

丁：我很高興接受你的訪問。